

【意大利文学】

卡尔维诺晚期创作的“物”书写及其本质

许金菁

【摘要】本文以卡尔维诺晚期(1980-1986)创作为基础,以欧洲思想界的“物转向”思潮为语境,探讨卡尔维诺“物”书写的特点及其本质,解读作者是如何围绕帕洛马尔这一核心人物,借助现象学式的手法,从观看者、观看视角以及观看对象三个方面,挣脱西方传统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重构人与世界、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最后探析这种“物”书写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之维的意义。卡尔维诺笔下之“物”,摆脱了主体,摆脱了形而上,摆脱了人的指涉,其意在回归一种“自在”之物、孤独之物、绝对之物,打破了文学是人学的传统,在本体论层面使文学重新关联“物”,回归太初有物之境,向重构西方价值体系迈出第一步。

【关键词】卡尔维诺;帕洛马尔;“物”书写;现象学;新物质主义

【作者简介】许金菁,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京),2024.1.144~15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思想研究”(18CWW021)。

1980年,巴黎隐者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再次回到意大利,发表了其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帕洛马尔》(Palomar)、散文集《沙集》(Collezioni)以及批评文集《书写和未被书写的世界》(Mondo),对“物”书写展现出极大兴趣,标志着卡尔维诺的创作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际上,卡尔维诺在20世纪60年代便从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书写中敏锐察觉西方文艺界主客体界限正在消弭(Pietra 48-49)这一特征,在这之后,作者便逐渐开始“明显地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Lobascio 260)。《宇宙奇趣》(Le Cosmicomiche, 1965)中的主人公QFWFQ介于人与非人之间,“贯穿了生命的每一种可能性”(Iovino 118);《不存在的骑士》(Il Cavaliere Inesistente, 1959)中,在丧失理性的格鲁杜卢(Grudulù)身上“人与非人的界限变得不再重要”(Lobascio 247)。但卡尔维诺并未止步于探讨人与物的界限问题,在其晚期创作中进一步对“物”书写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散文集《沙集》充斥着对树、月亮、庭院等“物”的观察和描写,文学评论《书写和未被书写的世界》中则阐明了他对观看“物”的兴趣,而这种对“物”的痴迷在其生前的大轴之作《帕洛马尔》中达到巅峰。

《帕洛马尔》是一部关于“脱离肉体的人物沉思和沉默之书”(Scarpa 155),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帕洛马尔(Palomar)先生是一个点状且沉默的“观看点”(Palomar 7)。卡尔维诺借助“现象学式的手法”(Cannon 190; Pace-Jordan 468; 罗锡英 101),通过“意识接触客体”(Pace-Jordan 468)的方式再现“物”的世界,试图重构语言与世界,意识与世界的关系:“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就像对帕洛马尔先生一样,似乎无法区分其遵循的方法和描述的对象:方法往往是他写作的对象”(Bertone 99)。卡尔维诺中晚期作品中,“在人与物的界限之间,总是有一个相互接近、相互繁荣的区域”(Iovino 136),“通过讽刺性地质疑人类的界限问题,成功地为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提供了创造性的工具”,并将“叙事的焦点转向了人类之外、主体之外”(119),构建了一个个主客异位、具有活力的“物”之世界,是文学界对物性探索的先驱。卡尔维诺作品中对自然与“物”的关注,使他已经成为“当代环境主义趋势的先驱,以及融合了生物区域主义和生态世界主义的方法”(Lobascio 241)。然而,卡尔维诺“物”书写的价值并不限于生态批评。在西方批评界“物转向”(Thingly Turn)的背景下,重审帕洛马尔这一特殊的形象及其观看活动

的特质,重新思考卡尔维诺“物”书写的特点和意义,探寻其“物”书写的目的和本质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中,除了对照现象学的一些方法和概念,尤其是海德格尔关于“物”的论述外,笔者还试图参照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①的一些观点,以探寻卡尔维诺笔下“物”之物性,以强调其笔下“物”之活力,以探讨其“物”书写的目的及本质。

本文主要以帕洛马尔这一小说人物的视觉为出发点,探讨卡尔维诺晚期如何通过“看”这一活动,从观看者、观看视角以及观看对象三个方面,挣脱西方传统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最大限度隐藏人的主观体验,宣扬“物”的主体性,使“物”获得独立的生命和活力,追求“物”之本质;并考察作者是如何借助现象学式的手法,通过文学重构意识与“物”的世界、语言与“物”的世界的关系;最后,探析卡尔维诺晚期创作中“物”书写的美学来源及其在诗学、社会历史和思想史之维的意义。

一、人与“物”的界限:帕洛马尔是一个点

帕洛马尔先生是谁?意大利文版的小说封皮上这样写道:“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一个强大的望远镜,但这个人物的注意力似乎只在每日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以痴迷的态度审视最微小的细节。”作为小说的标题,帕洛马尔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人物,从这句话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帕洛马尔先生的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强大的视觉能力,二是“观看”是他唯一的兴趣。然而吊诡的是,作者对帕洛马尔的刻画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笔墨,通篇无法找到与其形象所关联的描述,就连性格也只是一笔带过,读者只知他行事谨慎、神经易怒、沉默不语。与之相较,帕洛马尔先生的观看对象——海浪、草坪、壁虎、棕鸟等日常生活中最质朴的“物”,则成为卡尔维诺描写的重点。直至小说的末尾,读者才终于找到关于帕洛马尔形象的描写:“他观看星辰时,习惯将自己看成宇宙中匿名的、无实体的一个点,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117)。至此,读者才恍然大悟:帕洛马尔先生不具肉身,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只是一个观看点。不仅如此,这位主人公还沉浸于自我世界,并试图最大限度削弱感官知觉:“帕洛马尔先生试图减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力求控制自己的感官,不让自己

变得神经衰弱”(6)。

除了特异的“点状”(un punto)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帕洛马尔的另一特质——非语言:“帕洛马尔这个人物最主要的特征,一方面是他沉默的性格,另一方面就是他在非语言层面‘阅读世界’的尝试”(IX)。主人公对世界的认知依赖于人类原始的视觉官能力,这种方法颇具现象学的特征:“帕洛马尔先生决定仅仅观看,集中于最小的细节,只保留事物直接给他的那部分思想”(63)。帕洛马尔期待一种由视觉直达“物”的观看法:“对他来说,确定人与奶酪之间直接的物理关系就够了”(74)。

主人公点状的、失语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立于驳杂的西方理论和思潮之中,卡尔维诺在20世纪80年代尝试独辟蹊径,寻找一条经由文学探知世界本质之路。卡尔维诺深知,他首先必须找到一种形象,将其抽象的艺术思想寄托于具体的形象,而帕洛马尔正是卡尔维诺晚期创作思想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是通过身体的含混性来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话,那么卡尔维诺则是通过构建帕洛马尔这一“点状”形象,来超越身体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实际上,早在1960年,卡尔维诺在《客观性之海》(“Il Mare di Oggettività”)中,便敏锐察觉并深入探讨过西方文学中的客观性转向趋势。在他看来,西方文学界正在逐渐放弃对主观世界的关注,沉浸于“客观性之海”(47)中。这种对“客观性”(oggettività)的关注始于萨特的《恶心》(La nausée),小说中主人公“我”与外部世界的界限正在消失。卡尔维诺认为,萨特是“从意识、选择和自由作为着眼点。但是今天又发生了转变,着眼点变成了岩浆”(49)。此时,作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主客的界限已如岩浆般完全熔化,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思想在当代已然失效。那么,如果文学想要认知世界,探寻世界本质,就必须放弃主体的权威,走向“客观性”的探索之路,来重构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重构意识与世界的关联。故此,帕洛马尔先生肉体的消失,意味着作者对主观的、感性的身体的放弃,即他反对通过承载主观感受和经验的身体来认知世界,这是重构意识与世界关系的第一步。

再者,帕洛马尔还是一名失语者,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沉默。在帕洛马尔的世界中,他只观看世界,不表达感受或思想,语言失去了其原本的功能,丢失了能指与所指的链接。希腊哲学中,逻各斯(Logos)一词既代表理性,也象征着语言(Zingarelli 1296)。失语的帕洛马尔先生预示着逻各斯中心/语言中心的表征形式被解构,是作者对观看者主体性的再一次消弭,是对西方理性思想的一次挑战,正如生态批评家约维诺(Serenella Iovino)在评论卡尔维诺时所说:“只有作为‘我’的人类从分类和语言中退出时,世界才变得可见且具有说服力”(126)。

总之,卡尔维诺首先通过身体和语言两个层面,尝试去除观看者的主体性,解构以人类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那么,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失去身体和语言的帕洛马尔先生如何认知世界?如何通达世界之本质?

二、“物”的观看法:宇宙直观

正如上节所述,失去身体和语言的帕洛马尔先生尝试通过视觉重构意识、文字与“物”之间的关系。在卡尔维诺的小说技艺中,视觉一直被视为核心要素,其创作美学的集大成之作《美国讲稿》(*Lezioni Americane*)中,就将“可见性”(visibilità)作为新千年文学的必备品质,认为抽象思想正是通过视觉形象得以展现。在晚期的创作中,卡尔维诺更是对世界意义和本质的探索都寄予“观看”这一活动,故笔者以为,如何“看”就成了解题的核心词汇。

然而,卡尔维诺对“看”这一活动的本质,在不同时期给出了全然不同的解释。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监票人的一天》(*La Giornata*)是一部以视觉观察为中心的小说,讲述监票人观察意大利都林市一个残疾人收容中心投票的经历,揭露了战后意大利政治中的弊病。二十年后,“观看”一词的内涵在卡尔维诺笔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监票人的一天》中,作者用 *scrutatore* 一词来表示“观看”这一行为,强调“紧张且注意地寻找、发现不直接可见的东西”(Zingarelli 2110)。但在其创作的后期,表示“观看”行为的词汇被换成了 *vedere*。卡尔维诺还进一步强调,主人公没有在“凝视”(contemplare)世界,而只是单纯地“观看”(vedere; *Palomar* 6)。因为在意大利语中,

凝视指“长时间带着兴趣以及欣赏之情观看”(Zingarelli 538),而观看则只是单纯地“用眼睛感知具象真实”(2545)。帕洛马尔先生只观看而不思考,尽量减少与外界的联系,孤独地留在视觉世界中,由此可见,主人公在观看的时候是最大限度控制自己的主观判断以及外界干扰的。

对比《监票人的一天》和《帕洛马尔》,主人公从社会性的人变成了一个观看点,观看的对象从政治场域转变为纯粹的“物”,标志着作家创作重心和创作美学的嬗变。如果说《监票人的一天》是由观至察,指向政治历史批判之维的话,那么到了《帕洛马尔》,“看”这一活动则超越了主体性,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走向了象征之维度,指向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此外,帕洛马尔在观看过程中,除了要排除主观干扰之外,还采取了独特的宇宙视角。帕洛马尔的名字来源于美国的帕洛马山天文台,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帕洛马尔先生难以融入人类社会,想要做“宇宙之友”(115),并且努力“与他相近的人类,以及银河系中最遥远的星团,达到和谐状态”(116)。这就为帕洛马尔先生的活动定了一个基调:立天地之间,观宇宙万物。卡尔维诺在创作晚期的散文和小说中始终持有这样一个观点:现实世界纷繁复杂,让人无法窥其全貌,识其本质。于是,作者选择使用独特的宇宙视角,来“躲到天体中以逃避主观性”(40)。卡尔维诺在小说中多次“对人类的理性认知以及计划能力表现出完全且反复的不信任”(Ferretti 146),由此可见,作者本质上是想要摆脱主观经验的束缚,跳出固有知识的限制,而这种宇宙视角使其观看活动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用新生的眼光重构世界。

帕氏观看法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对观看活动本质的限定,只观不察,从而建立一种从意识直达“物”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帕洛马尔采用的宇宙视角,以摆脱经验、知识和主观性的干扰。卡尔维诺对观看活动的前提设定很大程度上受到现象学还原法影响。在小说出版的这一年,卡尔维诺曾谈到过现象学对他的影响:“20世纪国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哲学上称之为现象学方法,文学上称为陌生化效果,它敦促我们冲破语言和概念的屏障,让世界如新

生般展现在我们眼前”(Mondo 110)。

在努力排除主体性、解构经验之后,帕洛马尔先生试图将观看活动归纳、总结,并上升至理论层面。帕洛马尔认知世界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通过视觉直接去观看并记录某物,然后从观看的动作延伸至观看的理论,最后将这种观看的理论延伸至宇宙万物。例如,帕洛马尔先生观看草坪时,首先将目光集中于一块草坪,发现草坪有人工种植的秀草和自然生长的杂草;仔细观看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草坪是草的集合体,它包含两个子集,种植的草和自生的草即杂草,……两个子集又包含不同的品种,每一个品种又是一个子集”(31-32);最后这种草坪集合被扩大到了宇宙层面,草坪变成了宇宙的隐喻,人造草象征着规则、有序的宇宙,杂草则象征着人类不可控制的范畴。又如,在“阅读海浪”时,帕洛马尔先生首先将目光集中于一个海浪:“他要看一个海浪……他只想看一个海浪,那就足够了”(6)。观看活动的第一步是,通过视觉直接还原具体的、有限的“物”。但是,帕洛马尔先生随即发现了其观看活动的缺陷:“若不考虑形成一个海浪的多方面原因,以及由它引起的复杂原因,那就无法看到它”(7)。于是帕洛马尔先生发现,“物”并非独立的个体,只有认识到这种物物相连的特性,才能将这种方法上升至理论层面:“他若能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能进行第二步,即把这个认识推广到宇宙”(9)。

由此可见,卡尔维诺并不单纯地停留在对于个体“物”的再现,而是在现象学式的还原之后,试图从观看实践中总结方法,将“物”的再现手法上升至理论层面,以找到“主复杂世界之钥,并将其缩减为最简单的机制”(8)。即,作者一方面试图解构经验、知识、理性和主体性,将观看活动集中于个体的、纯粹的“物”;但另一方面,作者依旧怀有一种愿景,通过对形而下的“物”的观看,将这种观看活动上升至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作者一方面反理性、反主体性,将注意力集中于“物”的世界,但同时又始终无法摆脱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这意味着卡尔维诺的思想内部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帕洛马尔先生最动人的一点恰恰是他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他想描述世界,给予其秩序……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想去打扰

它”(Scarpa 206)。这种矛盾性使得卡尔维诺“在试图找到一个不可动摇的、无可争辩的统一法则的过程中感到更加边缘化和更加沮丧,但同样真实的是,他的质疑姿态意味着他仍然对他与现实的关系充满期待”(Pace-Jordan 469),这或许就是帕洛马尔在小说最后学会死亡的重要原因。

三、“物”的再现:物与物性

由以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无论是帕洛马尔独具一格的形象,或者其独树一帜的观看理论,其目的都在于创造一种新的认识论规范,对被传统、主体、经验、文化包围的“物”去蔽,如此一来,“物”的主体地位也就逐渐凸显出来。《帕洛马尔》的核心部分《帕洛马尔购物》(“Palomar fa la spesa”)一节,商店里的奶酪以某种姿态等待着顾客:“奶酪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是:每个奶酪都在等待它的顾客,以自负或傲慢的颗粒状态,或以顺从、柔软的融化状态,摆好姿势吸引顾客”(74)。奶酪以一种主动的身份等待着顾客,似乎顾客才是被客体化的他者,顾客的性格、情感和喜好被完全忽略,而自负、傲慢、顺从这一类人物性格的形容词被安插于“物”之上。帕洛马尔先生用望远镜观看火星时,“望远镜中的火星比肉眼看到的更加局促不安:他似乎有许多事想要与人交流,但人们只能了解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像一次含混不清且断断续续的发言”(40)。火星和人的关系中,火星具有语言能力,且时常感到局促不安。这种主客异位的描写几乎贯穿了整部小说,使文本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打破了阅读者的接受定式,营造出一个如初生般的世界。罗萨(Alberto Asor Rosa)对此评论道:“卡尔维诺在试验了所有的文学创作被视为宇宙符号的可能性后,他想要重新进入一个具体的真实世界,然而这次,他将写作视角定格在‘让未被书写的世界展现自己成为可能’”(140)。显然,这未被书写的世界,指向的是长期被西方文学淹没、掩埋的“物”之世界,是不受主体性牵制之“物”,是未被主体性吞噬的物性。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帕洛马尔先生与“物”之间虽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但其存在的目的是再现“物”而非占有“物”:“也许并非由眼睛产生了剑,而是相反,剑更离不开眼睛,眼睛在其上看着它”(19)。

帕洛马尔之眼是再现“物”的工具、是通达“物”的路径,“物”才是认识的目的,是世界的主体。将“物”从人剥离出来,意味着围绕人类所形成的文学观被彻底颠覆。在卡尔维诺晚期的文学观中,文学并非人学,而是物学。“物”为第一性,从“物”的立场来重构宇宙观和世界观。

然而笔者试问,既然卡尔维诺反对处于逻各斯中心的人的主体性,那么“物”成为主体的正当性何在?卡尔维诺在第一章曾试图回答过这一问题。帕洛马尔先生在观看波浪时,反射光如剑一般直刺人眼,他突然意识到,光之剑的存在先于人的存在:“有一天,一只眼从海面上浮出来,而剑,已经在那里等着它了……帕洛马尔想到那个没有他的世界:他出生前无限的世界和他死后更加黑暗的世界”(19)。“物”先于人类存在,比人类更具有恒久性和稳定性,这种“太初有物”之观,解构了人类作为主体的正当性,成为凸显“物”的主体性的重要依据。这种“太初有物”观,同样出现在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思想当中。梅亚苏就曾以原化石作为依据,认为“物”的出现在时间上先于人类,打破了人与“物”之间关系主义之困境(布拉西耶 374-95)。

那么笔者再问,既然卡尔维诺笔下的“物”具有了主体性,那么“物”是否能摆脱其被动的、静态的特质,获得生命活力?首先,卡尔维诺笔下之“物”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种关系网,具有连通性。张进认为,这种连通性已成为20世纪“物转向”思潮的核心趣旨(37-38),是“物”的本质所在(45-46)。帕洛马尔观看海浪时,就已意识到这一特性:“要观看一个浪头,就必须注意到形成海浪的复杂因素,还必须注意到海浪的伴生现象”(6)。帕洛马尔游泳时,更是沉思道:“正在游泳的帕洛马尔先生的自我沉浸在无实体的世界中,力场的交汇,图标矢量图、线条汇集、形成、折射光芒”(18)。卡尔维诺笔下之“物”,并非静态的、独立的个体,他们相互连通、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关系网,万物在其中相生相克,具有独立的空间和活力。

除了这种物物相连、相生相克的思想,卡尔维诺笔下之“物”更显示出自我生成、自我转化之活力:

“幼苗和幼苗之间,总有一根细芽刚刚破土,还有一段几乎看不见的白根;一分钟前本来还可以忽略它,但是不久之后,你就得把它算上了。与此同时,本来还有两根略微泛黄的草,但不一会儿就枯萎了,必须把它从计算中剔除”(33)。宇宙中的月亮同样处在一种变动的、自我转化的状态中:“月亮是宇宙中最变幻无穷的天体,……如果你把它留在了某一位置,你总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它,如果你记得它脸庞的某个状态,它早就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姿势。总之,当你一直注视它的时候,甚至感觉不出来它在一点点逃离你”(37)。日月盈亏,莺飞草长,万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动的现实之中,而面对生生不息的世间万物,卡尔维诺显得“无力与疏远”(Ferretti 150)。

实际上,早在海德格尔的文本中就可以找到这种物质活力的论述:海德格尔曾多次使用物物化(das ding dingt)、物化聚集(das dingen versammelt; 1174)这一说法,将ding(物)作为动词,强调“物”的活力。其晚期更是在“物”中寻找“切近”(1167),认为“物”有聚集之力,在倾注之赠品中。新物质主义也以此为参照点,提出“物成为,而不是物是”这一意旨,且应该“将物想象为具有自我转化、自我生成和指向性”(Coole and Frost 10)。库尔(Diana Coole)和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认为,“新物质主义正在重新发现一种物质化的物性,表现为内在的自我转化模式,迫使我们更复杂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因果关系;认识到这种现象是处于一个多维的、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并重新思考物质活力的位置和其力量的本质”(9)。

而早于库尔和弗罗斯特论述的三十年前,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中就可找到这种物物相联、相生相克、自我生成、自我转化之活力。帕洛马尔眼中之“物”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并不以观看者意志为转移。卡尔维诺将主体性向“物”让渡,“物”成为叙述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在其晚期的创作中,作者通过彰显“物”的主体性和活力,宣扬一种万物有灵的思想:“物”可以逃离人类获得自由,可以相互影响获得社会性,更能诗意地栖居于天空和大地之间,获得独立的生命。然而,卡尔维诺的实验并未止步于此,小说的最后,他将主人公带向了死亡。

四、文学与物学：帕洛马尔之死

从帕洛马尔先生的观看活动中可知，卡尔维诺一直试图围绕“看”这一活动，解构观看者帕洛马尔的主体性，放弃语言中心主义，并将帕洛马尔的存在缩为一个观看点，对观看视角进行加工，使其成为一个反经验、反知识的宇宙观看家，来解构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来破除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重构“物”的位置，重新定义物性，最后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整个宇宙的新认识论规范。

然而，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这种创造无法断然摒弃传统，更无法一蹴而就通达完美之境。帕洛马尔先生这一野心勃勃的实验，几乎每一次都伴随着小小的失败。当他观看海浪时，“帕洛马尔先生最终还是失去了耐心，它沿着海岸走远了，他与刚来时一样，神经紧绷，对万事万物都感到不安”（9）；观看女人的乳房，却让“她跃然而起，披上衣服、叹气，生气地晃动着肩膀离开了，就像在逃避色鬼的纠缠一般”（13-14）；沉浸在巴黎奶酪世界中，却“忘记了精心的、贪婪的购买计划，他变得结结巴巴，最后不得已买了最显眼、最平庸，广告中常见的奶酪，大众文化中自动的权威性正等着他那犹豫不决的时刻，来抓住他”（76）。

作者逐渐意识到，他不但没有反掉历史文明的主体，反而从观看这一活动将主体性巩固了起来，观看者似乎具备了“我看故我在”的主体性。帕洛马尔甚至羡慕正在做爱的乌龟，因为锁在龟壳之内，“缺乏感官的刺激使它们更专注于精神生活，走向一种晶体般的内在认知之中”（23）。相较之下，帕洛马尔先生正是因为无法专注于纯粹意识直达于物的实验，而导致了观看活动的失败。小说的倒数第二章，帕洛马尔先生终究意识到“我们不可能超越自身去认知任何身外之物。宇宙是面镜子，从中我们只能凝视我们自身已经知道的东西”（118）。主人公最终也无法排除自我经验，找到从视觉直达物这一纯粹的物理关系，只能走向了死亡：“帕洛马尔先生决定从此以后装作自己已经死了，想要看看没有他的世界是什么样。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与之前不同了；之前他似乎觉得他和世界之间互相有期待，但现在他根本不记得还有什么

需要期待的，好的或者坏的，也不记得为什么这个期待会让他如此焦虑不安”（121）。

帕洛马尔的死亡标志着卡尔维诺“物”书写的再一次超越。相较于海德格尔的物论，卡尔维诺在人物关系的处理方面显得更加极端。海德格尔晚期的“物”有聚集天地人神之力，但他始终强调人与物之关联：“若没有终有一死的人的留神关注，物之为物不会到来”（1178）。但是，终有一死者对“物”的关注反而使得人和物的关联更加深刻，将人和物推向一个无法分离之境（汪民安 103）。卡尔维诺则选择让“物”独立地存在着，因为只有真正脱离了人的指涉，“物”才会有属于自己的特性，正如二十年后布朗（Bill Brown）所言：“只有当客体不再为我们工作时，我们才开始面对物性”（4）。

帕洛马尔之死是精神性的死亡，象征着外部的视觉认知体系和内部意识认知体系同时崩塌，“唯一重要的是，（万物）在阳光下、在安和之中扩展、发生。所有一切始于平静，归于平静，飓风、地震、火山也是如此”（122）。至此，“物”彻底摆脱了人的指涉，获得了其独立且自足的生命。小说的末尾，卡尔维诺通过转变视角，从看到放弃看，把主动权还给存在感知范围内的“物”。当帕洛马尔先生放弃看的权力之时，也就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完全挣脱理性、语言、书本、知识的控制，通过象征性的死亡，向“物”的世界敞开怀抱，回归“物”之大地。

余论：《帕洛马尔》“物”书写的美学来源及其意义

卡尔维诺在其晚期创作中，通过帕洛马尔这样一个特殊的形象，解构了观看者的主体性，并运用特殊的帕洛马尔观看法，回归“物”的世界，重构“物”的位置，重新定义物性，确立一套新的认识论规范。作者试图以此来挣脱西方思想中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从本体上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物”的活力，追求“物”的本质。由此可见，卡尔维诺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便已闪耀着“新物质主义”之光，这种在艺术上的前瞻性有三个主要的美学来源。与“物转向”的其他思潮流派一样，卡尔维诺笔下的“物”有着深厚的现象学背景，帕洛马尔观看世界的基本方法正是基于现象学而构建

的。但除此之外,卡尔维诺的“物”书写还深受意大利传统哲学的影响,作者在这一时期正在研读《物性论》及《变形记》,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奥维德笔下神和人变为鸟、兽、木、石的故事,给予他极大的启发,带他走向了物质主义的“复魅”之路。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独特的美学来源——意大利童话故事,卡尔维诺曾于1956年编纂出版过《意大利童话》(Fiabe Italiane),在搜集、改编童话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他曾坦言童话教会了他“万物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人、兽、植物、事物,其实是存在物的无限变形”(Sulla Fiaba 39)。这也让人想到,这种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思想,刻意混淆有机与无机、生命与非生命的思想,似乎已经在预示着帕洛马尔这一人物在三十年后的诞生。基于以上三个美学潮流,使得卡尔维诺的“物”思想既与新物质主义不谋而合,又具有其无可替代的特点和贡献。

从诗学层面来看,作者在凸现“物”的过程中,借鉴了现象学的手法,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帕洛马尔》的27个章节仅仅描述主人公如何观看不同的“物”,文风朴素、用词精准,叙述平实且理智。作者在创作中尽量控制副词和形容词的使用,用近乎干涩的语言机械地再现“物”的世界,词汇和句式的节奏与哲学思辨融为一体。作者最大程度削弱情节,“陌生化与罗列手法”(Cannon 190)的使用,使得小说具有散文化特征。这种陌生化与罗列的叙事策略已经受到部分新物质主义批评家的关注。唐伟胜指出,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和面向物的哲学(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中,“在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中消除人类理性痕迹”和“突出‘物’的灵性和主体性”这两个方面是对陌生化理论的重要扩展(136)。博古斯特(Ian Bogost)则指出,“罗列”的写作手法可使得“一组物品不受逻辑、力量、用途的干扰”(40)。巴伦吉(Mario Barenghi)定义了支配卡尔维诺的“物”叙事策略:一方面是“隐喻的消散”,另一方面是“描述的集中”,即,“前者是指一种轻盈的形式,几乎是一种游戏般的悬浮,物体被作为一个开放的、多重的能指,能够附着在不同感官上。后者是高度专注于物体上,以发掘其隐藏的价值:将其作为语义来

‘阅读’,形成一个关系网”(217)。

综观其创作的社会历史维度,卡尔维诺的“物”书写始终或显或隐地表示其社会历史批判的态度。卡尔维诺曾借帕洛马尔之口,对生活世界的混乱进行批判:“需要转向星空,远离地球,因为这里一切都如此无用又复杂,接近又混乱”(4)。而在其散文《书写和未被书写的世界》中他又直言:“我周遭的世界总是在不停地惊我、吓我、使我迷失”(Mondo 105)。故笔者以为,虽然《帕洛马尔》是对纯粹“物”的再现,但卡尔维诺的批判社会之思,重构世界秩序之志,始终隐含在小说的纵深层面。

从思想史维度看,卡尔维诺曾在60年代便敏锐探知到西方思想界“物转向”的趋势,在其论文《客观性之海》中就曾提到,自萨特的《恶心》开始,主客的界限便在不断地消弭之中,而今我们的着眼点则更放在了客体世界,诗人的精神被吞噬其中(48-49)。经过二十年的沉淀,卡尔维诺最终选择拥抱“物”的世界。笔者以为,帕洛马尔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卡尔维诺与海德格尔的一次跨时空对话,但帕洛马尔之死也预示着他对海德格尔的超越,而其死后的“物”之世界,就已经带有新物质主义部分思想家的闪光点。

卡尔维诺笔下之“物”,摆脱了主体,摆脱了形而上,摆脱了人的指涉,旨在回归一种“自在”之物、孤独之物、绝对之物。他将“物”同人剥离,宣告“物”的自主性,将“物”放在了本体的位置,目的在于解构西方围绕人类经验所形成的文学世界。卡尔维诺在该时期试图重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通过解构人在文学中的主体性,重新关联文学与物理学,以回归太初有物之境,向重构西方价值体系迈出第一步。卡尔维诺在诗学、历史和思想史层面,都对“物”的探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尤其是帕洛马尔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卡尔维诺对小说技艺的一次创新,是对文学、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探讨,是卡尔维诺和欧陆思想家的一次思想交锋,整部小说闪耀着思辨之光。

注释:

①关于“新物质主义”术语的缘起、概念、理论构架及其与

文学批评的关联,笔者主要参考韩启群(2023),Coole and Frost (2010)以及韩启群(2017)中的观点。

参考文献:

- [1]Barenghi, Mario. Italo Calvino, le Linee e i Margini. Bologna: Il mulino, 2007.
- [2]Bertone, Giorgio. IL Castello della Scrittura. Torino: Einaudi, 1994.
- [3]Bogost, Ian. Alien Phenomenology: or 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2.
- [4]Brown, Bill."Thing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28. 1(2001): 1-22.
- [5]Calvino, Italo. Fiabe Italiane. Milano: Mondadori, 1993.
- [6]—. Il Cavaliere Inesistente. Milano: Mondadori, 2011.
- [7]—. "Il Mare di Oggettività." Una Pietra Sopra 47-54.
- [8]—. La Giornata d'uno Scrutatore. Milano: Mondadori, 1994.
- [9]—. Le Cosmicomiche. Milano: Mondadori, 1993.
- [10]—. Lezioni Americane. Milano: Mondadori, 1993.
- [11]—. Mondo Scritto e Mondo non Scritto. Milano: Mondadori, 2002.
- [12]—. Palomar. Milano: Mondadori, 1994.
- [13]—. Sulla Fiaba. Milano: Mondadori, 1996.
- [14]—. Una Pietra Sopra. Milano: Mondadori, 1995.
- [15]Cannon, Joann."Calvino's Latest Challenge to the Labyrinth: A Reading of Palomar." Italica 62. 3(1985): 189-200.
- [16]Coole, Diana, and Samantha Frost."Introducing the New Materialisms."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Ed. Coole and Frost. Durham: Duke UP, 2010. 1-43.
- [17]Ferretti, Gian Carlo. Le Capre di Bikini. Roma: Riuniti, 1989.
- [18]Iovino, Serenella."Storie dell'altro Mondo. Calvino Post-umano." MLN 129. 1(2014): 118-38.
- [19]Lobascio, Marco."Tra il Mare dell'Oggettività e lo Sguardo dell'Archeologo. Ambivalenze dell'Antiantropocentrismo di Italo Calvino." Italica 97. 2(2020): 237-63.
- [20]Pace-Jordan, Rosetta Di."Italo Calvino's Legacy: The Constant and Consistent Visio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6. 3 (1992): 468-71.
- [21]Rosa, Alberto Asor. Stile Calvino: Cinque Studi. Torino: Einaudi, 2001.
- [22]Scarpa, Domenico. Italo Calvino. Milano: Mondadori, 1999.
- [23]Zingarelli, Nicola. Lo Zingarelli[2015]: Vocabolario della Lingua Italiana. Bologna: Zanichelli, 2014.
- [24]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Naso, Publius Ovidius. Metamorphosis. Trans. Yang Zhouh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1984.]
- [25]布拉西耶:《实在论之谜——昆汀·梅亚苏的〈有限性之后〉》,吴琼译,载《生产》2015年第10辑,第374-95页。[Brassier, Ray."The Enigma of Realism: On Quentin Meillassoux's 'AfterFinitude.'" Trans. Wu Qiong. Production 10(2015): 374-95.]
- [2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Heidegger, Martin. Selected Works of Heidegger.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SDX Joint, 1996.]
- [27]韩启群:《西方文论关键词:物转向》,载《外国文学》2017年第6期,第88-99页。[Han, Qiqun."The Material Turn: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6(2017): 88-99.]
- [28]韩启群:《新物质主义》,载《外国文学》2023年第1期,第111-24页。[Han, Qiqun."New Materialism: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1(2023): 111-24.]
- [29]卢克塞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Carus, Titus Lucretiu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Trans. Fang Shuchun. Beijing: Commercial, 1981.]
- [30]罗锡英:《〈帕洛马尔〉:现象学与存在之思》,载《电影评介》2008年第19期,第101-02页。[Luo, Xiying."Palomar: Thinking of Phenomenology and Being." Movie Review 19(2008): 101-02.]
- [31]唐伟胜:《使石头具有石头性:“物”与陌生化叙事理论的拓展》,载《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第136-43页。[Tang, Weisheng."Making Stones Stony: Thing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Defamiliarization." Thinking 6(2019): 136-43.]
- [32]汪民安:《物的转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第96-106页。[Wang, Min'an."Thing Turn." Marxism and Reality 3(2015): 96-106.]
- [33]张进:《物性诗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Zhang, Jin. The Poetics of Thingnes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People's, 2020.]